



通俗小叢書

矿山夜雨

农 第 等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內容提要

这本故事集，是描写湖北地区工业战线上的新人新事的，反映了湖北省的一些工矿企业在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中的蓬勃干劲和一片新气象。集子里的六篇作品，大都是群众创作，曾在“湖北日报”副刊“东湖”上发表过，它们写得短小、生动，适合扫盲后的工、农阅读。

矿 山 夜 雨

农 弟 等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开· $\frac{17}{18}$ 印张·13,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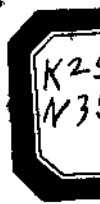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统一书号：T 10106·175

定 价：(5) 0.09 元



目 录

当喜讯传来的时候·····	晨 花 1
合 作·····	农 弟 6
矿山夜雨·····	农 弟 11
三車混凝土·····	凤 祥、炳 章 17
夜·····	張大和 22
“蒸砂坑”的故事·····	魯 蒙 28

当喜讯传来的时候

应山利民铁厂 晨 花

春天了，田野里一片嫩绿。星期日，利民铁厂的职工们，完成植树任务后，齐坐在河边的草地上休憩。许多人凑在一起玩扑克，独有淘气鬼小林，独个儿站在河边用柳枝戏弄着游鱼。

“好消息啊，同志们！”忽然，从山坡上传来了一句非常响亮的声音。大家抬头望去，原来是投递员老胡来了。小林丢掉手里的柳枝，转身就往老胡跟前跑，两条小辫子左右摆荡，惹得同志们大笑起来。

“好消息在那里？”

“你自己瞧吧，在二版右下角，”老胡一边说，一边从帆布包里拿出一张报纸递到小林手里。

“同志們，真是好消息！真是好消息！”小林接過報紙一看，驚喜的在地上跳着。



何去非插畫

“什麼好消息，也該念給大家听听啊！”隊長張義勇插了一句。

“好，同志們听我念：標題：應山將用新方法煉鉄……”小林才念了一句，同志們就蜂湧一般圍住小林搶報紙。

小林把報紙藏在背後嚷道：“我還沒看完呢！我還沒看完呢！”同志們那里肯听，几十只手直向小林伸去，小王手快，一把奪去就跑。同志們又向小王攻來，老方又从小王手里把報紙奪走。人們奪來奪去，鬧個不休。

隊長張義勇見爭得下不了地，喊叫道：“听

我的命令，都不許搶，小心把報紙奪破，誰也看不成了。按个子高矮排成隊，首先由老高讀一遍，然後順序傳着看。”人們很快排好了隊，小林朝義勇盯了一眼，最後也无可奈何的排在尾巴上，嘴巴翹的可以挂上个油瓶。張義勇笑着對小林說：“誰叫你年紀最小呢！”

“你怎不叫小些的先看呢？”小林氣憤的問。

“不許吵，服從命令。”小王插嘴喊。

爭吵停止了，老高用洪亮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的念着：“應山將用新方法煉鐵。武鋼幫助應山縣設計一座小高爐，並幫助解決煉鐵技術，增加產量，提高生鐵質量。應山原有兩座鐵廠，縣境內河里有大量鐵砂，但因為採用土方煉鐵，產量低，質量差，成本高。武鋼將幫助他們解決這個問題。”同志們都默默無聲，靜靜的听老高的朗讀。

老高念完，就傳看下去。人們立刻紛紛議論開了：

“這條消息雖說是用小字刊出來的，在我

眼里就象头条新聞的大字一般。”

“一座小高爐，不知有多大，我們屋不知能不能裝得下。”

“既叫小高爐，一定沒有多高，我們的屋子可能裝得下的。”

“你們說安在那里最好呢？”

“最好按在現在一號平爐房子里。”

“你們談得這大勁，曉得是不是安在我們廠里約？說不定安在小河鉄廠。”

“不會在小河，無論就規模或原料方面來說，我廠都比小河強，肯定是在我們廠里。”

“不論在那廠，總是在我們縣里。這次廠長開會回來就有頭緒的。”

人在快樂的時候，好象時間過得特別快。不知不覺天已經快黑了。隊長說：“同志們，我們太高兴，腦子全被小高爐占去了。天已晚了，老胡同志跑了几十里地還沒吃飯。今晚，我請客，叫炊事員同志辦兩個菜，打四兩酒，讓老胡同志今后多給我們送好消息來。”隊長還未講完，小林猛地站起來說：“隊長請酒，

泡茶是我的。”一句話又把大家逗得哄笑起來。

歸家的途中，小林清脆嘹亮的喉管里，响起了“明天定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更美妙……”的歌聲，同志們都情不自禁的跟着唱起來了。

合 作

武鋼 农 弟

“我們这个小组，在模板工段是頂有‘名’的。我說有‘名’，不是在生产上跑在人家前头；而是不团结，时时罵架，在全工段出了风头。当然，也不是都如此。这主要是李六如和黃大章两人。你看，那个麻子就是李六如，那光脑袋的叫黃大章。他們都快60的人了，可是火气却那么大，有时一天罵几次架。这都是1956年工資改革时結下的冤仇。当时評級，有人同意李六如評七級；也有人同意黃大章評七級。黃大章在发言时说，李六如不会估工估料，不能評七級；李六如說他不会看圖紙，也不能評七級。就这样，他們在会上鬧了起来……”

組长許玉山擤了一把鼻涕之后，又說：“农同志，要讓这对冤家和好，我怕……呵！馬車陷

到泥坑里去了！”組長跑去向正在鋸模板的組員們說：快去幫忙，先把馬車上的模板卸下來，讓它們把空車拉起來再說。”

三匹大馬，在吃力地向前掙扎着，趕馬車的在一旁使勁扳車輪。可是車輪被污泥淹沒了軸心，一動也不動。

黃大章走上前去，照馬頭打了一巴掌說：“你这畜牲不会估料，拉多了、該拉不动吧！”

“建筑工程上的地图都看不清，还要来拉車，哼，我看是丢尽了你十八代的馬丑！”李六如望着那三匹馬憤憤地說：

“有种的不要暗箭伤人！”黃大章緊握拳頭，看樣子要動武了。

這是他倆發生的第一次風波。

在“雙反”運動中，組內同志針對黃大章、李六如兩人不團結的問題，寫了幾十張大字報，他們也檢查了過去的錯誤，並提出保證重歸好、搞好工作。

真的，他倆和好了，下班時總是在一起邊走邊談笑着。工作起來也配合得好。再加上大

家的勁頭，三月份他們小組超額42%完成了月計劃。獲得了優勝流動紅旗。四月份為了迎接“五一”勞動節，他們又提出了超額60%完成化學水處理室、澄清池的波紋水泥石棉板牆工程的倡議。

可是近來有人反映：他們的團結不正常，總是在一塊鬼鬼祟祟的；也有人反映：他們偷公家的材料做私人的東西。

一天下班時，我來眼看到黃大章把一塊一尺多長的波紋水泥石棉板，包在雨衣里交給李六如拿走了。當時，我心里真冒火，恨不得馬上教訓他們一頓。但再一細想：“這樣作不能解決思想問題。”就忍了下來。只好到住宿區去找他們的組長許玉山。

房間里很寧靜，許嫂子和孩子們都不在家。許玉山背對着門，望着那套着竹杆的優勝紅旗正在自言自語地說：“紅旗，紅旗，我是多么熱愛你呵！可是我沒有能耐保住你……。”

“怎麼啦，泄氣了嗎？組長同志。”我站在他的背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說。

他象猛然惊醒过来似的，望着我。

“呵！农同志，快坐下，我正想找你谈谈。”
他的话匣子打开了：

“我们这个小组你是知道的，过去是个破烂摊子，现在由于党和工会的帮助，已经象个样子了。可是刚刚直起腰来，又倒了下去。这该死的波纹水泥石棉板锯不动。两个人，现在已经快半个月了，还只达到月计划的30%……去黄和李虽說和好了，可是最近又变了，一有空他俩就在一块鬼鬼祟祟的，听说，他们还偷公家的材料保私活……。”

我同許玉山研究的結果：决定第二天早晨提前上班，开个班前会，来帮助黄大章和李六如，并討論如何完成这个月的計劃。

早晨，五点多鐘，大家都陸續来到了現場。最后来的是黄大章和李六如。他們用一根大竹子，抬着一个用紅紙封住的，一公尺見方的东西，上面写着“公物还家”四个大黑字。大家楞住了。他們放下肩上的东西說：“本来我們准备在‘五一’前夕，把它拿出来作为我們迎

接‘五一’的献礼。可是现在等不得了，只得连开几个夜车把它赶制起来，帮助我们提前实现倡议来迎接‘五一’。”说完，他们迅速地掀开红纸。原来是一架机器。有齿轮、锯刀、电动开关……在白木座上，写着五个红油漆字“电动锯板机”。



彭庆祥插画

这时，李六如将电动锯板机的电插头，插在工棚的电灯开关上。机器开动起来了，黄大章双手托着一块波浪水泥石棉板对准锯刀口。不到40秒钟就锯完了1.8M

长的口子，比手工锯的齐整。一计算，比过去人工锯，快26倍还要多……。

矿山夜雨

农 弟

天，已渐渐地黑下来了。被炎日烤晒过了的柳树枝条，还是低垂着。空中沒有一絲儿风，气候比白天更加悶热。爆破工人李六佬右手提着飯盒子，左手拿着毛巾不住地在額角上擦汗，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回家的道路上走着。脑子里考虑着剛才班后檢查会上，大家对他的批評：“放个把虚炮，这是爆破工人的常事，何况还是不到六斤炸藥的小炮眼呢，可是那些毛头小子却偏偏要給你扣帽子。說什么，不爱护国家财产啦，造成不应有的浪费啦……特别是那个黑小子刘青云，他还提議要作檢討、保証……去他媽的！”他想到这儿把手一扔，連擦汗的毛巾也扔掉了。

李六佬是老爆破工人，他打从18岁在汉冶

萍公司大冶鉄山，担任爆破工人起，到现在已有25年了。他对这行工作的技术熟练、经验丰富。他打的炮眼总是实的，放炮时一崩就是半边山；别人打的眼，他也能看出实眼和虚眼来。因此，他在班里是唯一的打眼和装眼能手。但他有个缺点，就是有时喝醉了酒误事，又不接受批评。前天，他喝醉了酒，在装炮眼时，有一个眼忘记封门。结果今天上午放炮时，这个眼洗了，浪费了几斤炸药。为此，大家决定在班检查会上，再给他提提意见，可是结果还是不欢而散。

李六佬回到家里，老伴已把做好了饭菜摆在竹床上等他。他洗过手脸，气虎虎地呷了几口老酒，吃了一碗稀饭，澡也懒得洗得，躺在靠椅上，望着黑一块白一块的天空出神。老伴见他这种情形，知道他又是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在使牛脾气，也不敢问他。

不一会，柳树枝摆动，天空中的白云块在减少：黑云块在靠攏、增大。接着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来，低垂着的柳条也显得有生气

了，忽高忽低地飄揚着。人們都在為這突然到來的涼風歡呼！這時李六佬躺在靠椅上，雖然也感到舒服，但他心里却有點兒不安。憑經驗，他知道今天是大“世蓋”，雨一定不小。“怎麼辦呢？礦山上還有兩個上好藥、套好引的大炮沒有放呀，要是被雨淋壞了……管他媽的，反正又不是我的事！哼，讓那些毛頭小子去節約吧。”

天空已被黑雲布滿了，空中除了不時划破雲層的閃電外，沒有一點兒亮光；然而風卻刮得“呼呼”直响。在外面乘涼的人，都把竹床、靠椅等東西往屋裡搬。這時李六佬又自然而然地想到炮眼頭上去了。“這是兩個大炮眼呀，要是被雨淋壞了，不但浪費了全班半個月的勞動，而且还浪費了二十多噸炸藥。這不是個大損失嗎？……我曾經提出要節約五百公斤炸藥的保證。不能再遲了，我應該馬上就去搶救這兩個炮眼！”他一礮礮從靠椅上爬起來，跑進屋裡拿起雨衣和一块包行李用的雨布往外就跑。

老伴看見連忙拉住他說：“我的老天爺，馬上要下大雨了，你跑到哪里去？”

“你不管！”他甩脫老伴的手跋步跑了。



羅志成插畫